

19

第三集

笑傲江湖

金庸

著

中华文学
黄河版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天

12

64

笑傲江湖

第三集

目 录

二十一	囚居	1
二十二	脱困	16
二十三	伏击	32
二十四	蒙冤	58
二十五	闻讯	82
二十六	围寺	99
二十七	三战	125
二十八	积雪	148
二十九	掌门	162
三十	密议	181

二十一 囚 居



令狐冲也不知昏迷了多少时候，终于醒转，脑袋痛得犹如已裂了开来，耳中仍如雷霆大作，轰轰声不绝。睁眼漆黑一团，不知身在何处，支撑着想要站起，浑身更无半点力气，心想：“我定是死了，给埋在坟墓中了。”一阵伤心，一阵焦急，又晕了过去。

第二次醒转时仍头脑剧痛，耳中响声却轻了许多，只觉得身下又凉又硬，似是卧在钢铁之上，伸手去摸，果觉草席下是块铁板，右手这么一动，竟发出一声呛啷轻响，同时觉得手上有什么冰冷的东西缚住，伸左手去摸时，也发出呛啷一响，左手竟也有物缚住。他又惊又喜，又是害怕，自己显然没死，身子却已为铁链所系，左手再摸，察觉手上所系的是根细铁链，双足微一动

弹，立觉足胫上也系了铁链。

他睁眼出力凝视，眼前更没半分微光，心想：“我晕去之时，是在和任老先生比剑，不知如何中了江南四友的暗算，看来也是被囚于湖底的地牢中了。但不知是否和任老前辈囚于一处。”当即叫道：“任老前辈，任老前辈。”叫了两声，不闻丝毫声息，惊惧更增，纵声大叫：“任老前辈！任老前辈！”

黑暗中只听到自己嘶哑而焦急的叫声，大叫：“大庄主！四庄主！你们为什么关我在这里？快放我出去！快放我出去！”可是除了自己的叫喊之外，始终没听到半点别的声息。

由惶急转为愤怒，破口大骂：“卑鄙无耻的奸恶小人，你们斗剑不胜，便想关住我不放吗？”想到要像任老先生那样，此后一生便给囚于这湖底的黑牢之中，霎时间心中充满了绝望，不由得全身毛发皆竖。

他越想越怕，又张口大叫，只听得叫出来的声音竟变成了号哭，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已然泪流满面，嘶哑着嗓子叫道：“你梅庄中这四个……这四个卑鄙狗贼，我……我……令狐冲他日得脱牢笼，把你们……你们……你们的眼睛刺瞎，把你们双手双足都割了……割了下来。我出了黑牢之后……”突然间静了下来，一个声音在心中大叫：

“我能出这黑牢么？我能出这黑牢么？任老前辈如此本领，尚且不能出去，我……我怎能出去？”一阵焦急，哇的一声，喷出了几口鲜血，又晕了过去。

昏昏沉沉之中，似乎听得喀的一声响，跟着亮光耀眼，蓦地惊醒，一跃而起，却记得双手双足均已被铁链缚住，兼之全身乏力，只跃起尺许，便即掉落，四肢百骸似乎都断折了一般。他久处暗中，陡见光亮，眼睛不易睁开，但生怕这一线光明稍现即隐，就此失去了脱困良机，虽然双眼刺痛，仍使劲睁得大大地，瞪着光亮来处。

亮光是从一个尺许见方的洞孔中射进来，随即想起，任老前辈所居的黑牢，铁门上有一方孔，便与此一模一样，再一瞥间，自己果然也是处身于这样的一间黑牢之中。他大声叫嚷：“快放我出去！黄钟公、黑白子，卑鄙的狗贼，有胆的就放我出去。”

只见方孔中慢慢伸进来一支大木盘，盘上放了一大碗饭，饭上堆着些菜肴，另有一个瓦罐，当是装着汤水。

令狐冲一见，更加恼怒，心想：“你们送饭菜给我，正是要将我在此长期拘禁了。”大声骂道：“四个狗贼，你们要杀便杀，要刮便刮，没的来消遣大爷。”只见那支木盘停着不动，显是要他伸手去接，他愤怒已极，伸出手去用力一击，呛当当几声响，饭碗和瓦罐掉在地下打得粉碎，饭菜汤水泼得满地都是。那支木盘慢慢缩了出去。

令狐冲狂怒之下，扑到方孔上，只见一个满头白发的老者左手提灯，右手拿着木盘，正缓缓转身。这老者满脸都是皱纹，却是从来没见过的。令狐冲叫道：“你去叫黄钟公来，叫黑白子来，那四个狗贼，有胆的就来跟大爷决个死战。”那老者毫不理睬，弯腰曲背，一步步的走远。令狐冲大叫：“喂，喂，你听见没有？”那老者竟头也不回的走了。

令狐冲眼见他的背影在地道转角处消失，灯光也逐渐暗淡，终于瞧出去一片漆黑。过了一会，隐隐听得门户转动之声，再听得木门和铁门依次关上，地道中便更黑沉沉地，既无一丝光亮，亦无半分声息。

令狐冲又是一阵晕眩，凝神半晌，躺倒床上，寻思：“这送饭的老者定是奉有严令，不得跟我交谈。我向他叫嚷也是无用。”又想：“这牢房和任老前辈所居一模一样，看来梅庄的地底筑有不少黑牢，不知囚禁着多少英雄好汉。我若能和任老前辈通上消息，或者能和那一个被囚于此的难友联络上了，同心合力，或有脱困的机会。”当下伸手往墙壁上敲去。

拳头在墙壁上当当几响，发出钢铁之声，回音既重且沉，显然隔墙并非空房，而是实土。走到另一边墙前，伸手在墙上敲了几下，传出来的亦是极重实的声响，他仍不死心，坐回床上，伸手向身后敲去，声音仍是如此。他摸着墙壁，细心将三面墙壁都敲遍

了，除了装有铁门的那面墙壁之外，似乎这间黑牢竟是孤另另的深埋地底。这地底当然另有囚室，至少也有一间囚禁那姓任老者的地牢，但既不知在什么方位，亦不知和自己的牢房相距多远。

他倚在壁上，将昏晕过去以前的情景，仔仔细细的想了一遍，只记得那老者剑招越使越急，呼喝越来越响，陡然间一声惊天动地的大喝，自己便晕了过去，至于如何为江南四友所擒，如何被送入这牢房监禁，那便一无所知了。

心想：“这四个庄主面子上都是高人雅士，连日常遣兴的也是琴棋书画，暗底里竟卑鄙齷齪，无恶不作。武林中这一类小人甚多，原不足为奇。所奇的是，这四人于琴棋书画这四门，确是喜爱出自真诚，要假装也假装不末。秃笔翁在墙上书写那首‘裴将军诗’，大笔淋漓，决非寻常武人所能。”又想：“师父曾说：‘真正大奸大恶之徒，必是聪明才智之士。’这话果然不错，江南四友所设下的奸计，委实令人难防难避。”

忽然间叫了一声：“啊哟！”情不自禁的站起，心中怦怦乱跳：“向大哥却怎样了？不知是否也遭了他们毒手？”寻思：“向大哥聪明机变，看来对这江南四友的为人早有所知，他纵横江湖，身为魔教的光明右使，自不会轻易着他们的道儿。只须他不为江南四友所困，定会设法救我。我纵然被囚在地底之下百丈深处，以向大哥的本事，自有法子教我出去。”想到此处，不由得大为宽心，嘻嘻一笑，自言自语：“令狐冲啊令狐冲，你这人忒也胆小无用，适才竟然吓得大哭起来，要是给人知道了，颜面往那里搁去？”

心中一宽，慢慢站起，登时觉得又饿又渴，心想：“可惜刚才大发脾气，将好好一碗饭和一罐水都打翻了。若不吃得饱饱地，向大哥来救我出去之后，那有力气来和这江南四狗厮杀？哈哈，不错，江南四狗！这等奸恶小人，又怎配称江南四友？江南四狗之中，黑白子不动声色，最为阴沉，一切诡计多半是他安排下的。我脱困之后，第一个便要杀了他。丹青生较为老实，便饶了他的狗命，却又何妨？只是他的窖藏美酒，却非给我喝个干净不可了。”一想到丹青生所藏美酒，更加口渴如焚，心想：“我不知已昏晕了多少时候，怎地向大哥还不来救？”

忽然又想：“啊哟，不好！以向大哥的武功，倘若单打独斗，胜这江南四狗自是绰绰有余，但如他四人联手，向大哥便难操必胜之算，纵然向大哥大奋神勇，将四人都杀了，要觅到这地道的入口，却也千难万难。谁又料想得到，牢房入口竟会在黄钟公的床下！”

只觉体困神倦，便躺了下来，忽尔想到：“任老前辈武功之高，只在向大哥之上，决不在他之下，而机智阅历，料事之能，也非向大哥所及。以他这等人物尚自受禁，为什么向大哥便一定能胜？自来光明磊落的君子，多遭小人暗算，常言道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。向大哥隔了这许多时候仍不来救我，只怕他也已身遭不测了。”一时忘了自己受困，却为向问天的安危担起心来。

如此胡思乱想，不觉昏昏睡去，一觉醒来时，睁眼漆黑，也不知已是何时，寻思：“凭我自己，无论如何是不能脱困的。如果向大哥也不幸遭了暗算，又有谁来搭救？师父已传书天下，将我逐出华山一派，正派中人自然不会来救。盈盈，盈盈……”

一想到盈盈，精神一振，当即坐起，心想：“她曾叫老头子他们在江湖上扬言，务

须将我杀死，那些旁门左道之士，自然也不会来救我的了。可是她自己呢？她如知我被禁于此，定会前来相救。左道中人听她号令的人极多，她只须传一句话出去，嘻嘻……”忽然之间，忍不住笑了起来，心想：“这个姑娘脸皮子薄得要命，最怕旁人说她喜欢了我，就算她来救我，也必孤身前来，决不肯叫帮手。倘若有人知道她来救我，这人还多半性命难保。唉，姑娘家的心思，真好教人难以捉摸。像小师妹……”

一想到岳灵珊，心头蓦地一痛，伤心绝望之意，又深了一层：“我为什么只想有人来救我？这时候，说不定小师妹已和林师弟拜堂成亲，我便脱困而出，做人又有什么意味？还不如便在这黑牢中给囚禁一辈子、什么都不知道的好。”想到在地牢中被囚，倒也颇有好处，登时便不怎么焦急，竟然有些洋洋自得之意。

但这自得其乐的心情挨不了多久，只觉饥渴难忍，想起昔日在酒楼中大碗饮酒、大块吃肉的乐趣，总觉还是脱困出去要好得多，心想：“小师妹和林师弟成亲却又如何？反正我给人家欺侮得够了。我内力全失，早是废人一个，平大夫说我已活不了多久，小师妹就算愿意嫁我，我也不能娶她，难道叫她终身为我守寡吗？”

但内心深处总觉得：倘若岳灵珊真要相嫁，他固不会答允，可是岳灵珊另行爱上了林平之，却又令他痛心之极。最好……最好……最好怎样？“最好小师妹仍然和以前一样，最好是这一切事都没发生，我仍和她在华山的瀑布中练剑，林师弟没到华山来，我和小师妹永远这样快快活活的过一辈子。唉，田伯光，桃谷六仙，仪琳师妹……”

想到恒山派的小尼姑仪琳，脸上登时露出了温柔的微笑，心想：“这个仪琳师妹，现今不知怎样了？她如知道我关在这里，一定焦急得很。她师父收到了我师父的信后，当然不会准许她来救我。但她会求她的父亲不戒和尚设法，说不定还会邀同桃谷六仙，一齐前来。唉，这七个人乱七八糟，说什么也成不了事。只不过有人来救，总是胜于无人理睬。”

想起桃谷六仙的缠七夹八，不由得嘻嘻一笑，当和他们共处之时，对这六兄弟不免有些轻视之意，这时却恨不得他们也是在这牢房内作伴，那些莫名其妙的怪话，这时如能听到，实是仙乐纶音一般了，想了一会，又复睡去。

黑狱之中，不知时辰，朦朦胧胧间，又见方孔中射进微光。令狐冲大喜，当即坐起，一颗心怦怦乱跳：“不知是谁来救我了？”但这场喜欢维持不了多久，随即听到缓慢滞重的脚步之声，显然便是那送饭的老人。他颓然卧倒，叫道：“叫那四支狗贼来，瞧他们有没脸见我？”听得脚步声渐渐走近，灯光也渐明亮，跟着一支木盘从方孔中伸了进来，盘上仍放着一大碗米饭，一支瓦罐。

令狐冲早饿得肚子干瘪，干渴更是难忍，微一踌躇，便接过木盘。那老人木盘放手，转身便行。令狐冲叫道：“喂，喂，你慢走，我有话问你。”那老人毫不理睬，但听得踢踢，踢踢，拖泥带水的脚步声渐渐远去，灯光也即隐没。

令狐冲诅咒了几声，提起瓦罐，将口就到瓦罐嘴上便喝，罐中果是清水。他一口气喝了半罐，这才吃饭，饭上堆着菜肴，黑暗中辨别滋味，是些萝卜、豆腐之类。

如此在牢中挨了七八日，每天那老人总是来送一次饭，跟着接去早一日的碗筷、瓦罐，以及盛便溺的罐子。不论令狐冲跟他说什么话，他脸上总是绝无半分表情。

也不知是第几日上，令狐冲一见灯光，便扑到方孔之前，抓住了木盘，叫道：“师父

为什么不说话？到底听见了我的话没有？”

“……那老人一手指了指自己耳朵，摇了摇头，示意耳朵是聋的，跟着张开口来。令狐冲一见之下，惊得呆了，只见他口中舌头只剩下半截，模样极是可怖。他“啊”的一声大叫，说道：“你的舌头给人割去了？是梅庄这四名狗庄主下的毒手？”那老人并不答话，慢慢将木盘递进方孔，显然他听不到令狐冲的话，就算听到了，也无法回答。

令狐冲心头惊怖，直等那老人去远，兀自静不下心来吃饭，那老人被割去了半截舌头的可怖模样，不断出现在眼前。他恨恨的道：“这江南四狗如此可恶。令狐冲终身不能脱困，那便罢了，有一日我得脱牢笼，定当将这四狗一个个割去舌头，钻聋耳朵，刺瞎眼睛……”

突然之间，内心深处出现了一丝光亮：“莫非是那些人……那些人……”想起那晚在药王庙外刺瞎了十五名汉子的双目，这些人来历如何，始终不知。“难道他们将我囚于此处，是为了报当日之仇么？”想到这里，叹了口气，胸中积蓄多日的恶气，登时便消了大半。“我刺瞎了这一十五人的双目，他们要报仇，那也是应当的。”

他气愤渐平，日子也就容易过了些。黑狱中日夜不分，自不知已被囚了多少日子，只觉过一天便热一天，想来已到盛夏。

小小一间囚室中没半丝风息，湿热难当。这一天实在热得受不了了，但手足上都缚了铁链，衣裤无法全部脱除，只得将衣衫拉上，裤子褪下，又将铁板床上所铺的破席卷起，赤身裸体的睡在铁板上，登时感到一阵清凉，大汗渐消，不久便睡着了。

睡了个把时辰，铁板给他身子焐热了，迷迷糊糊的向里挪去，换了个较凉的所在，左手按在铁板上，觉得似乎刻着什么花纹，其时睡意正浓，也不加理会。

这一觉睡得甚是畅快，醒转来时，顿觉精神饱满。过不多时，那老人又送饭来了。令狐冲对他甚为同情，每次他托木盘从方孔中送进来，必去捏捏他手，或在他手背上轻拍数下，表示谢意，这一次仍是如此。他接了木盘，缩臂回转，突然之间，在微弱的灯光之下，只见自己左手手背上凸起了四个字，清清楚楚是“我行被困”四字。

他大感奇怪，不明白这四个字的来由，微一沉吟，忙放下木盘，伸手去摸床上铁板，原来竟然刻满了字迹，密密麻麻的也不知有多少字，他登时省悟，这铁板上的字是早就刻下了的，只因前时床上有席，因此未曾发觉，昨晚赤身在铁板上睡卧，手背上才印了这四个字，反手在背上、臀上摸了摸，不禁哑然失笑，触手处尽是凸起的字迹。每个字约有铜钱大小，印痕甚深，字迹却颇潦草。

当时送饭老人已然远去，囚室又是漆黑一团，他喝了几大口水，顾不得吃饭，伸手从铁板摸铁床上的字迹，慢慢一个字、一个字的摸索下去，轻轻读了出来：

“老夫生平快意恩仇，杀人如麻，囚居湖底，亦属应有之报。唯老夫任我行被困于此”读到这里，心想：“原来‘我行被困’四字，是在这里印出来的。”继续摸下去，那字迹写道：“……于此，一身通天彻地神功，不免与老夫枯骨同朽，后世小子，不知老夫是，亦憾事也。”

令狐冲停手抬起头来，寻思：“老夫任我行！老夫任我行！刻这些字迹之人，岂不是任我行了。原来这人也姓任，不知与任老前辈有没有干系？”又想：“这地牢不知

建成已有多久，说不定刻字之人，在数十年或数百年前便已逝世了。”

继续摸下去，以后的字迹是：“兹将老夫神功精义要旨，留书于此，后世小子习之，行当纵横天下，老夫死且不朽矣。第一，坐功……”以下所刻，都是调气行功的法门。

令狐冲自习“独孤九剑”之后，于武功中只喜剑法，而自身内力既失，一摸到“坐功”二字，便自怅然，只盼以后字迹中留有一门奇妙剑法，不妨便在黑狱之中习以自遣，脱困之望越来越渺茫，坐困牢房，若不寻些事情做做，日子实是难过。

可是此后所摸到的字迹，尽是“呼吸”、“意守丹田”、“气转金井”、“任脉”等等修习内功的用语，直摸到铁板尽头，也寻不着一个“剑”字。他好生失望：“什么通天彻地的神功？这不是跟我开玩笑么！什么武功都好，我就是不能练内功，一提内息，胸腹间立时气血翻涌。我练内功，那是自找苦吃。”

叹了口气，端起饭碗吃饭，心想：“这任我行不知是什么人物？他口气好狂，什么通天彻地，纵横天下，似乎世上更无敌手。原来这地牢是专门用来囚禁武学高手的。”

初发现铁板上的字迹时，原有老大一阵兴奋，此刻不由得得意兴索然，心想：“老天真是弄人，我没寻到这些字迹，倒还好些。”又想：“那个任我行如果确如他所自夸，功夫这等了得，又怎么仍然被困于此，无法得脱？可见这地牢当真固密之极，纵有天大的本事，一入牢笼，也只可慢慢在这里等死了。”当下对铁板上的字迹不再理会。

杭州一到炎暑，全城犹如蒸笼一般。地牢深处湖底，不受日晒，本该阴凉得多，但一来不通风息，二来潮湿无比，身居其中，另有一般困顿。令狐冲每日都是脱光了衣衫，睡在铁板上，一伸手便摸到字迹，不知不觉之间，已将其中许多句子记在心中了。

一日正自思忖：“不知师父、师娘、小师妹他们现今在那里？已回到华山没有？”忽听得远远传来一阵脚步声，既轻且快，和那送饭老人全然不同。他困处多日，已不怎么热切盼望有人来救，突然听到这脚步声，不由得惊喜交集，本想一跃而起，但狂喜之下，突然全身无力，竟躺在床上动也不能动。只听脚步声极快的便到了铁门外。

只听得门外有人说道：“任先生，这几日天气好热，你老人家身子好罢？”

话声入耳，令狐冲便认出是黑白子，倘若此人在一个多月以前到来，令狐冲定然破口大骂，什么恶毒的言语都会骂出来，但经过这些时日的囚禁，已然火气大消，沉稳得多，又想：“他为什么叫我任先生？是走错了牢房么？”当下默不作声。

只听黑白子道：“有一句话，我每隔两个月便来请问你老人家一次。今日七月初一，我问的还是这一句话，老先生到底答不答允？”语气甚是恭谨。

令狐冲暗暗好笑：“这人果然是走错了牢房，以为我是任老前辈了，怎地如此胡涂？”随即心中一凛：“梅庄这四个庄主之中，显以黑白子心思最为缜密。如是秃笔翁、丹青生，说不定还会走错了牢房。黑白子却怎会弄错？其中必有缘故。”当下仍默不作声。

只听黑白子道：“任老先生，你一世英雄了得，何苦在这地牢之中和腐土同朽？只须你答允了我这件事，在下言出如山，自当助你脱困。”

令狐冲心中怦怦乱跳，脑海中转过了无数念头，却摸不到半点头绪，黑白子来跟自己说这几句话，实不知是何用意。只听黑白子又问：“老先生到底答不答允？”令狐冲

知道眼前是个脱困的机会，不论对方有何歹意，总比不死不活、不明不白的困在这里好得多，但无法揣摸到对方用意的所在，生怕答错了话，致令良机坐失，只好仍然不答。

黑白子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任老先生，你怎么不作声？上次那姓风的小子来跟你比剑，你在我三个兄弟面前，绝口不提我向你问话之事，足感盛情。我想老先生经过那一场比剑，当年的豪情胜概，不免在心中又活了起来罢？外边天地多少广阔，你老爷子出得黑牢，普天下的男女老幼，你要杀那一个便杀那一个，无人敢与老爷子违抗，岂不痛快之极？你答允我这件事，于你丝毫无损，却为什么十二年来总是不肯应允？”

令狐冲听他语音诚恳，确是将自己当作了那姓任的前辈，心下更加起疑，只听黑白子又说了一会话，翻来覆去只是求自己答允那件事。令狐冲急欲获知其中详情，但料想自己只须一开口，情形立时会糟，只有硬生生的忍住，不发半点声息。

黑白子道：“老爷子如此固执，只好两个月后再见。”忽然轻轻笑了几声，说道：“老爷子这次没破口骂我，看来已有转机。这两个月中，请老爷子再好好思量罢。”说着转身向外行去。令狐冲着急起来，他这一出去，须得再隔两月再来，在这黑狱中渡日如年，怎能再等得两个月？等他走出几步，便即压低嗓子，粗声道：“你求我答允什么事？”

黑白子转身一纵，到了方孔之前，行动迅捷之极，颤声道：“你……你肯答允了吗？”

令狐冲转身向着墙壁，将手掌蒙在口上，含糊不清的道：“答允什么事？”黑白子道：“十二年来，每年我都有六次冒险来到此处，求恳你答允，老爷子怎地明知故问？”令狐冲哼的一声，道：“我忘记了。”黑白子道：“我求老爷子将那大法的秘要传授在下，在下学成之后，自当放老爷子出去。”

令狐冲寻思：“他是真的将我错认作是那姓任前辈？还是另有阴谋诡计？”一时无法知他真意，只得又模模糊糊的咕噜几句，连自己都不知说的是什么，黑白子自然更加听明白了，连问：“老爷子答不答允？老爷子答不答允？”

令狐冲道：“你言而无信，我才不上这个当呢。”

黑白子道：“老爷子要在下作什么保证，才能相信？”令狐冲道：“你自己说好了。”黑白子道：“老爷子定是担心传授了这大法的秘要之后，在下食言而肥，不放老爷子出去，是不是？这一节在下自有安排。总是教老爷子信得过便是。”令狐冲道：“什么安排？”

黑白子道：“请问老爷子，你是答允了？”语气中显得惊喜不胜。

令狐冲脑中念头转得飞快：“他求我传大法的秘要，我又有什么大法的秘要可传？但不妨听听他有什么安排。他如真的能放我出去，我便将铁板上那些秘诀说给他听，管他有用无用，先骗一骗他再说。”

黑白子听他不答，又道：“老爷子将大法传我之后，我便是老爷子门下的弟子了。本教弟子欺师灭祖，向来须受剥皮凌迟之刑，数百年来，无人能逃得过。在下如何胆敢不放老爷子出去？”令狐冲哼的一声，说道：“原来如此。三天之后，你来听我回话。”

黑白子道：“老爷子今日答允了便是，何必在这黑牢中多耽三天？”

令狐冲心想：“他比我还心急得多，且多挨三天再说，看他到底有何诡计。”当下

重重哼了一声，显得甚为恼怒。黑白子道：“是！是！三天之后，在下再来向你老为家请教。”

令狐冲听得他走出地道，关上了铁门，心头思潮起伏：“难道他当真将我错认为那姓任的前辈？此人甚是精细，怎会铸此大错？”突然想起一事：“莫非黄钟公窥知了他的秘密，暗中将任前辈囚于别室，却将我关在此处？不错，这黑白子十二年来，每隔两月便来一次，多半给人察觉了。定是黄钟公暗中布下了机关。”

突然之间，想起了黑白子适才所说的一句话来：“本教弟子欺师灭祖，向来须受剥皮凌迟之刑，数百年来，无人能逃得过。”寻思：“本教？什么教？难道是魔教，莫非那姓任的前辈和江南四狗都是魔教中人？也不知他们搞什么鬼，却将我牵连在内。”一想到“魔教”两字，便觉其中诡秘重重，难以明白，也就不再多想，只是琢磨着两件事：“黑白子此举出于真情，还是作伪？三天之后他再来问我，那便如何答复？”

东猜西想，种种古怪的念头都转到了，却想破了头也无法猜到黑白子的真意，到后来疲极入睡。一觉醒转之后，第一个念头便是：“倘若向大哥在此，他见多识广，顷刻间便能料到黑白子的用意。那姓任的前辈智慧之高，显然更在向大哥之上……啊唷！”

脱口一声大叫，站起身来。睡了这一觉之后，脑子大为清醒，心道：“十二年来，任老前辈始终没答允他，自然是因深知此事答允不得。他是何等样人，岂不知其中利害关节？”随即又想：“任老前辈固然不能答允，我可不是任老前辈，又有什么不能？”

他情知此事甚为不妥，中间含有极大凶险，但脱困之心极切，只要能有机会逃出黑牢，什么祸害都不放在心上了，当下打定主意：“三天后黑白子再来问我，我便答允了他，将铁板上这些练气的秘诀传授于他，看他如何，再随机应变便是。”

于是摸着铁板上的字迹默默记诵，心想：“我须当读得烂熟，教他时脱口而出，他便不会起疑。只是我口音和那任老前辈相差太远，只好拚命压低嗓子。是了，我大叫两日，把喉咙叫得哑了，到那时再说得加倍含糊，他当不易察觉。”

当下读一会口诀，便大叫大嚷一会，知道黑牢深处地底，门户重叠，便在狱室里大放炮仗，外面也听不到半点声息。他放大了喉咙，一会儿大骂江南四狗，一会儿唱歌唱戏，唱到后来，自己觉得实在难听，不禁大笑一场，便又去记诵铁板上的口诀。

突然间读到几句话：“当令丹田常如空箱，恒似深谷，空箱可贮物，深谷可容水。若有内息，散之于任脉诸穴。”

这几句话，以前也曾摸到过好几次，只是心中对这些练气的法门存着厌恶之意，字迹过指，从来不去思索其中念意，此刻却觉大为奇怪：“师父教我修习内功，基本要义在于充气丹田，丹田之中须当内息密实，越是浑厚，内力越强。为什么这口诀却说丹田之中不可存丝毫内息？丹田中若无内息，内力从何而来？任何练功的法门都不会如此，这不是跟人开玩笑么？哈哈，黑白子此人卑鄙无耻，我便将这法门传他，教他上一个大当，有何不可？”

摸着铁板上的字迹，慢慢琢磨其中含意，起初数百字都是教人如何散功，如何化去自身内力，越来越觉骇异：“天下有那一个人如此蠢笨，居然肯将毕生勤修苦练而得的内力设法化去？除非他是决意自尽了。若要自尽，横剑抹脖子便是，何必如此费事？这

象般化散内功，比修积内功还着实艰难得多，练成了又有什么用？”想了一会，不由得大是沮丧：“黑白子一听这些口诀和法门，便知是消遣他的，怎肯上当？看来这条计策是行不通的了。”

越想越烦恼，口中翻来覆去的只是念着那些口诀：“丹田有气，散之任脉，如竹中空，似谷恒虚……”念了一会，心中有气，捶床大骂：“他妈的，这人在这黑牢中给关得怒火难消，便安排这诡计来捉弄旁人。”骂了一会，便睡着了。

睡梦之中，似觉正在照着铁板上的口诀练功，什么“丹田有气，散之任脉”，便有一股内息向任脉中流动，四肢百骸，竟说不出的舒服。

过了好一会，迷迷糊糊的似睡非睡，似醒非醒，觉得丹田中的内息仍在向任脉流动，突然动念：“啊哟，不好！我内力如此不绝流出，岂不是转眼变成废人？”一惊之下，坐了起来，内息登时从任脉中转回，只觉气血翻涌，头晕眼花，良久之后，这才定下神来。

蓦地里想起一事，不由得惊喜交集：“我所以伤重难愈，全因体内积蓄了桃谷六仙和不戒和尚的七八道异种真气，以致连平一指大夫也无法医治。少林寺方丈方证大师言道，只有修习‘易筋经’，才能将这些异种真气逐步化去。这铁板上所刻的内功秘要，不就正是教我如何化去自身内力吗？哈哈，令狐冲，你这人当真蠢笨之极，别人怕内力消失，你却是怕内力无法消失。有此妙法，练上一练，那是何等的美事？”

自知适才在睡梦中练功，乃是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。清醒时不断念诵口诀，脑中所想，尽是铁板上的练功法门，入睡之后，不知不觉的便依法练了起来，但毕竟思绪纷乱，并非全然照着法门而行。这时精神一振，重新将口诀和练法摸了两遍，心下想得明白，这才盘膝而坐，循序修习。只练得一个时辰，便觉长期鬱积在丹田中的异种真气，已有一部份散入了任脉，虽然未能驱出体外，气血翻涌的苦况却已大减。

他站起身来喜极而歌，却觉歌声嘶哑，甚是难听，原来早一日大叫大嚷以求喊哑喉咙，居然已收功效，心道：“任我行啊任我行，你留下这些口诀法门，想要害人。那知道撞在我的手里，反而于我有益无害。你死而有知，只怕要气得你大翘胡子罢！哈哈，哈哈！”

如此毫不间断的散功，多练一刻，身子便舒服一些，心想：“我将桃谷六仙和不戒和尚的真气尽数散去之后，再照师父所传的法子，重练本门内功。虽然一切从头做起，要花上不少功夫，但我这条性命，只怕就此捡回来了。如果向大哥终于来救我出去，江湖之上，岂不是另有一番天地？”

忽尔又想：“师父既将我逐出华山派，我又何必再练华山派内功？武林中各家各派的内功甚多，我便跟向大哥学，又或是跟盈盈学，却又何妨？”心中一阵凄凉，又一阵兴奋。

这日吃了饭后，练了一会功，只觉说不出的舒服，不由自主的纵声大笑。

忽听得黑白子的声音在门外说道：“前辈你好，晚辈在这里侍候多时了。”原来不知不觉间三日之期已届，令狐冲潜心练功散气，连黑白子来到门外亦未察觉，幸好嗓子哑了，他并未察觉，于是又干笑几声。黑白子道：“前辈今日兴致甚高，便收弟子入门如何？”

令狐冲寻思：“我答允收他为弟子，传他这些练功的法门？他一开门进来，发现是我风二中而不是那姓任前辈，自然立时翻脸。再说，就算传他功夫的真是任前辈，黑白子练成之后，多半会设法将他害死，譬如在饭菜中下毒之类。是了，这黑白子要下毒害死我，当真易如反掌，他学到了口诀，怎会将我放出？任前辈十二年来所以不肯传他，自是为此了。”

黑白子听他不答，说道：“前辈传功之后，弟子即去拿美酒肥鸡来孝敬前辈。”令狐冲被囚多日，每日吃的都是青菜豆腐，一听到“美酒肥鸡”，不由得馋涎欲滴，说道：“好，你先去拿美酒肥鸡来，我吃了之后，心中一高兴，或许便传你些功夫。”黑白子忙道：“好好，我去取美酒肥鸡。不过今天是不成了，明日如有机缘，弟子自当取来奉献。”

令狐冲道：“干么今日不成？”黑白子道：“来到此处，须得经过我大哥的卧室，只有乘着我大哥外出之时，才能……才能……”令狐冲嗯了一声，便不言语了。

黑白子记挂着黄钟公回到卧室，不敢多耽，便即告辞而去。

令狐冲心想：“怎生才能将黑白子诱进牢房，打死了他？此人狡猾之极，决不会上当。何况扯不断手足的铁链，就算打死了黑白子，我仍然不能脱困。”心中转着念头，右手几根手指伸到左腕的铁圈中，用力一扳，那是无意中的随手而扳，决没想真能扯开铁圈，可是那铁圈竟然张了开来，又扳了几下，左腕竟然从铁圈中脱出。

这一下大出意外，惊喜交集，摸那铁圈，原来中间竟然有一断口，但若自己内力未曾散开，稍一使力，便欲昏晕，圈上虽有断口，终究也扳不开来。此刻他已散了两天内息，桃谷六仙与不戒大师注入他体内的真气到了任脉之中，自然而然的生出强劲内力。再摸右腕上的铁圈，果然也有一条细缝。这条细缝以前不知曾摸到过多少次，但说什么也想不到这竟是断口。当即左手使劲，将右手上的铁圈也扳开了，跟着摸到箍在两只足胫上的铁圈，也都有断口，运劲扳开，一一除下，只累得满身大汗，气喘不已。铁圈既除，铁链随之脱落，身上已无束缚。他好生奇怪：“为什么每个铁圈上都有断口？这样的铁圈，怎能锁得住人？”

次日那老人送饭来时，令狐冲就着灯光一看，只见铁圈断口处，有一条条细微的钢丝锯纹，显是有人用一条极细的钢丝锯子，将足镣手铐上四个铁圈都锯断了，断口处闪闪发光，并未生锈，那么锯断铁圈之事，必是在不久以前，何以这些铁圈又合了拢来，套在自己手足上？“那多半有人暗中在设法救我。这地牢如此隐密，外人决计无法入来，救我之人当然是梅庄中的人物。想来他不愿这等对我暗算，因此在我昏迷不醒之时，暗中用钢丝锯子将脚镣手铐锯开了。此人自不肯和梅庄中余人公然为敌，只有觑到机会，再来放我出去。”

想到此处，精神大振，心想：“这地道的入口处在黄钟公的卧床之下，如是黄钟公想救我，随时可以动手，不必耽搁这许多时光。黑白子当然不会。秃笔翁和丹青生二人之中，丹青生和我是酒中知己，交情与众不同，十之八九，是丹青生。”再想到黑白子明日来时如何应付：“我只跟他顺口敷衍，骗他些酒肉吃，教他些假功夫，有何不可？”

随即又想：“丹青生随时会来救我出去，须得赶快将铁板上的口诀法门记熟了。”

摸着字迹，口中诵读，心中记忆。先前摸到这些字迹时并不在意，此时真要记诵得绝无错失，倒也不是易事。铁板上字迹潦草，他读书不多，有些草字便不识得，只好强记笔划，胡乱念个别字充数。心想这些上乘功夫的法门，一字之错，往往令得练功者人鬼殊途，成败逆转，只要练得稍有不对，难免走火入魔。出此牢后，几时再有机会重来对照？非记得没半点错漏不可。他念了一遍又一遍，不知读了几多遍，几乎倒背也背得出了，这才安心入睡。

睡梦之中，果见丹青生前来打开牢门，放他出去，令狐冲一惊而醒，待觉是南柯一梦，却也并不沮丧，心想：“他今日不来救，只不过未得其便，不久自会来救。”

心想这铁板上的口诀法门于我十分有用，于别人却有大害，日后如再有人被囚于这黑牢之中，那人自然是好人，可不能让他上了那任我行的大当。当下摸着字迹，又从头至尾的读了十来遍，拿起除下的铁铸，便将其中的字迹刮去了十几个字。

这一天黑白子并未前来，令狐冲也不在意，照着口诀法门，继续修习。其后数日，黑白子始终没来。令狐冲自觉练功大有进境，桃谷六仙和不戒和尚留在自己体内的异种真气，已有六七成从丹田中驱了出来，散之于任督诸脉，心想只须持之有恒，自能尽数驱出。

他每日背诵口诀数十遍，刮去铁板上的字迹数十字，自觉力气越来越大，用铁铸刮削铁板，已花不了多大力气。如此又过了一月有余，他虽在地底，亦觉得炎暑之威渐减，心想：“冥冥之中果有天意，我若是冬天被囚于此，决不会发见铁板上的字迹。说不定热天未到，丹青生已将我救了出去。”

正想到此处，忽听得甬道中又传来了黑白子的脚步声。

令狐冲本来卧在床上，当即转身，面向里壁，只听得黑白子走到门外，说道：“任……任老前辈，真正万分对不起。这一个多月来，我大哥一直足不出户。在下每日里焦急万状，只盼来跟你老人家请安问候，总是不得其便。你……你老人家千万不要见怪才好。”一阵酒香鸡香，从方孔中传了进来。

令狐冲这许多日子滴酒未沾，一闻到酒香，那里还忍得住，转身说道：“把酒菜拿给我吃了再说。”黑白子道：“是，是。前辈答应传我神功的秘诀了？”令狐冲道：“每次你送三斤酒，一只鸡来，我便传你四句口诀。等我喝了三千斤酒，吃了一千只鸡，口诀也传得差不多了。”黑白子道：“这样未免太慢，只怕日久有变。晚辈每次送六斤酒，两只鸡，前辈每次便传八句口诀如何？”令狐冲笑道：“你倒贪心得紧，那也可以。拿来，拿来！”

黑白子托着木盘，从方孔中递将进去，盘上果是一大壶酒，一只肥鸡。

令狐冲心想：“我未传口诀，你总不能先毒死我。”提起酒壶，骨嘟嘟的便喝。这酒并不甚佳，但这时喝在口里，却委实醇美无比，似乎丹青生四酿四蒸的吐鲁番葡萄酒也有所不及，当下一口气便喝了半壶，跟着撕下一条鸡腿，大嚼起来，顷刻之间，将一壶酒，一只鸡吃得干干净净，拍了拍肚子，赞道：“好酒，好酒！”

黑白子笑道：“老爷子吃了肥鸡美酒，便请传授口诀了。”令狐冲听他再也不提拜师之事，只道自己喝酒吃鸡之余，一时记不起了，当下也就不提，说道：“好，这四句口诀，你牢牢记住了：‘奇经八脉，中有内息，聚之丹田，会于臆中。’你懂得解么？”

铁板上原来的口诀是：“丹田内息，散于四肢，膻中之气，分注八脉。”他故意将之颠了转来。黑白子一听，觉得这四句口诀平平无奇，乃是练气的普通法门，说道：“这四句，在下领会得，请前辈再传四句。”

令狐冲心想：“这四句经我一改，变成寻常之极，他自感不足了，须当念四句十分古怪的，吓唬吓唬他。”说道：“今天是第一日，索性多传四句，你记好了。‘震裂阴维，塞绝阴蹻，八脉齐断，神功自成。’”

黑白子大吃一惊，道：“这……这……这人身的奇经八脉倘若断绝了，那里还活得成？这……这四句口诀，晚辈可真不明白了。”令狐冲道：“这等神功大法，倘若人人都能领会，那还有什么希奇？这中间自然有许多精微奇妙之处，常人不易索解。”

黑白子听到这里，越来越觉他说话的语气、所用的辞句，与那姓任之人大大不相同，不由得疑心大起。前两次令狐冲说话极少，辞语又十分含糊，这一次吃了酒后，精神振奋，说话多了，黑白子十分机警，登时便生了疑窦，料想他有意捏造口诀，戏弄自己，说道：“你说‘八脉齐断，神功自成’，难道老爷子自己，这奇经八脉都已断绝了吗？”

令狐冲道：“这个自然。”他从黑白子语气之中，听出他已起了疑心，不敢跟他多说，道：“全部传完，你融会贯通，自能明白。”说着将酒壶放在盘上，从方孔中递将出去。黑白子伸手来接。

令狐冲突然“啊哟”一声，身子向前一冲，当的一声，额头撞上铁门。

黑白子惊道：“怎么了？”他这等武功高强之人，反应极快，一伸手，已探入方孔，抓住木盘，生怕酒壶掉在地下摔碎。

便在这电光石火的一瞬之间，令狐冲左手翻上，抓住了他右手手腕，笑道：“黑白子，你瞧瞧我到底是谁？”黑白子大惊，颤声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”

令狐冲将木盘递出去之时，并未有抓他手腕的念头，待在油灯微光下见到黑白子手掌在方孔外一晃，只待接他木盘，突然之间，心中起了一股难以抑制的冲动。自己在这里囚禁多日，全是出于这人的狡计，若能将他手腕扭断了，也足稍出心中的恶气，又想他出其不意的给自己抓住，突然大吃一惊，这人如此奸诈，吓他一跳，又有何不可？也不知是出于报复之意，还是一时童心大盛，便这么假装摔跌，引得他伸手进来，抓住了他手腕。

黑白子本来十分机警，只是这一下实在太过突如其来，事先更没半点朕兆，待得心口微觉不妥，手腕已被对方抓住，只觉对方五根手指便如是一只铁箍，牢牢的扣住了自己手腕上“内关”“外关”两处穴道，当即手腕急旋，反打擒拿。

当的一声大响，左足三根足趾立时折断，痛得啊啊大叫。

何以他右手手腕被扣，左足的足趾却会折断，岂非甚奇？原来黑白子于对方向来深自敬惮，这时手腕被扣，立即想到有性命之忧，忙不迭的使出一招“蛟龙出渊”。这一招乃是手腕被人扣住时所用，手臂向内急夺，左足无影无踪的疾踢而出，这一脚势道已极，正中敌人胸口，非将他踢得当场吐血不可。敌人若是高手，知所趋避，便须放开他手腕，否则无法躲得过这当胸一脚。也是事出仓卒，黑白子急于脱困，没想到自己和对方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铁门，这一招“蛟龙出渊”确是使对了，这一脚也是踢得

部位既准，力道又凌厉之极，只可惜当的一声大响，正中铁门。

四 令狐冲听到铁门这一声大响，这才明白，自己全仗铁门保护，才逃过了黑白子如此厉害的一脚，忍不住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再踢一脚，踢得也这样重，我便放你。”

突然之间，黑白子猛觉右腕“内关”“外关”两处穴道中内力源源外泄，不由得想起生平最害怕的一件事来，登时魂飞天外，一面运力凝气，一面哀声求告：“老……老爷子，求你……你……”他一说话，内力更大量涌出，只得住口，但内力还是不住飞快泄出。

令狐冲自练了铁板上的功夫之后，丹田已然如竹之虚，如谷之空，这时觉得丹田中有气注入，却也并不在意。只觉黑白子的手腕不住颤抖，显是害怕之极，心中气他不过，索性要吓他一吓，喝道：“我传了你功夫，你便是本门弟子了，你欺师灭祖，该当何罪？”

黑白子只觉内力愈泄愈快，勉强凝气，还暂时能止得住，但呼吸终究难免，一呼一吸之际，内力便大量外泄，这时早忘了足趾上的疼痛，只求右手能从方孔中脱出，纵然少了一只手一只脚也是甘愿，一想到此处，伸手便去腰间拔剑。

他身子这么一动，手腕上“内关”“外关”两处穴道便如开了两个大缺口，立时全身内力急泻而出，有如河水决堤，再也难以堵截。黑白子知道只须再捱得一刻，全身内力便尽数被对方吸去，当下奋力抽出腰间长剑，咬紧牙齿，举将起来，便欲将自己手臂砍断。但这么一使力，内力奔腾而出，耳朵中嗡的一声，便晕了过去。

令狐冲抓住他手腕，只不过想吓他一吓，最多也是扭断他腕骨，以泄心中积忿，没料到他会吓得如此的魂不附体，以致晕去，哈哈一笑，便松了手。他这一松手，黑白子身子倒下，右手便从方孔中缩回。

令狐冲脑中突如电光般闪过一个念头，急忙抓住他的手掌，幸好动作迅捷，及时拉住，心想：“我何不用铁铐将他铐住，逼迫黄钟公他们放我？”当下使力将黑白子的手腕拉近，没料想用力一拉，黑白子的脑袋竟从方孔中钻了进来，呼的一声，整个身子都进了牢房。

这一下实是大出意料之外，他一呆之下，暗骂自己愚不可及，这洞孔有尺许见方，只要脑袋通得过，身子便亦通得过，黑白子既能进来，自己又何尝不能出去？以前四肢为铸链所系，自是无法越狱，但铸链早已暗中给人锯开，却为何不逃？又忖：“丹青生暗中替我锯断了铸链，日日盼望我跟着那送饭的老人越狱逃走，想必心焦之极了。”他发觉铸链已为人锯断之时，正是练功之际，全副精神都贯注练功，而且其时铁板上的功夫尚未背熟，自不愿就此离去，只因内心深处不愿便即离开牢房，是以也未曾想到逃狱。

他略一沉吟，已有了主意，匆匆除下黑白子和自己身上的衣衫，对调了穿好，连黑白子那头罩也套在头上，心想：“出去时就算遇上了旁人，他们也只道我便是黑白子。”将黑白子的长剑插在自己腰间，一剑在身，更是精神大振，又将黑白子的手足都铐在铸链的铁圈之中，用力捏紧，铁圈深陷入肉。

黑白子痛得醒了过来，呻吟出声。令狐冲笑道：“咱哥儿俩扳扳位！那老头儿每天会送饭送水来。”黑白子呻吟道：“任……任老爷子……你……你的吸星大法……”令

狐冲那日在荒郊和向问天联手抗敌，听得对方人群中有人叫过“吸星大法”，这时又听黑白子说起，便问：“什么吸星大法？”黑白子道：“我……我……该……该死……”

令狐冲脱身要紧，当下也不去理他，从方孔中探头出去，两只手臂也伸到了洞外，手掌在铁门上轻轻一推，身子射出，稳稳站在地下，只觉丹田中又积蓄了大量内息，颇不舒服。他不知这些内力乃是从黑白子身上吸来，只道久不练功，桃谷六仙和不戒和尚的内力又回入了丹田。这时只盼尽快离开黑狱，当下提了黑白子留下的油灯，从地道中走出去。

地道中门户都是虚掩，料想黑白子要待出去时再行上锁，这一来，令狐冲便毫不费力的脱离了牢笼。他迈过一道道坚固的门户，想起这些在黑牢中的日子，真是如同隔世，突然之间，对黄钟公他们也已不怎么怀恨，但觉身得自由，便什么都不在乎了。

走到了地道尽头，拾级而上，头顶是块铁板，侧耳倾听，上面并无声息。自从经过这次失陷，他一切小心谨慎得多了，并不立即冲上，站在铁板之下等了好一会，仍没听得任何声息。确知黄钟公当真不在卧室之中，这才轻轻托起铁板，纵身而上。

他从床上的孔中跃出，放好铁板，拉上席子，蹑手蹑足的走将出来，忽听得身后一人阴恻恻的道：“二弟，你下去干什么？”

令狐冲一惊回头，只见黄钟公、秃笔翁、丹青生三人各挺兵刃，围在身周。他不知秘门上装有机关消息，这么贸然闯出，机关上铃声大作，将黄钟公等三人引了来，只是他戴着头罩，穿的又是黑白子的长袍，无人认他得出。令狐冲一惊之下，说道：“我……我……”

黄钟公冷冷的道：“我什么？我看你神情不正，早料到你是要去求任我行教你练那吸星妖法，哼哼，当年你罚过什么誓来？”

令狐冲心中混乱，不知是暴露自己真相好呢，还是冒充黑白子到底，一时拿不定主意，拔出腰间长剑，向秃笔翁刺去。秃笔翁怒道：“好二哥，当真动剑吗？”举笔一封。令狐冲这一剑只是虚招，乘他举笔挡架，便即发足奔出。黄钟公等三人直追出来。

令狐冲提气疾奔，片刻间便奔到了大厅。黄钟公大叫：“二弟，二弟，你到哪里去？”令狐冲不答，仍是拔足飞奔。突见迎面一人站在大门正中，说道：“二庄主，请留步！”

令狐冲奔得正急，收足不住，砰的一声，重重撞在他身上。这一冲之势好急，那人直飞出去，摔在数丈之外。令狐冲忙中一看，见是一字电剑丁坚，直挺挺的横在当地，身子倒确是作“一字”之形，只是和“电剑”二字却拉不上干系了。

令狐冲足不停步的向小路上奔去。黄钟公等一到庄子门口，便不再追来。丹青生大叫：“二哥，二哥，快回来，咱们兄弟有什么事不好商量……”

令狐冲只拣荒僻的小路飞奔，到了一处无人的山野，显是离杭州城已远。他如此迅捷飞奔，停下来时竟既不疲累，也不气喘，比之受伤之前，似乎功力尚有胜过。

他除下头上罩子，听到淙淙水声，口中正渴，当下循声过去，来到一条山溪之畔，正要俯身去捧水喝，水中映出一个人来，头发蓬松，满脸污秽，神情甚是丑怪。

令狐冲吃了一惊，随即哑然失笑，囚居数载，从不梳洗，自然是如此醜陋了，霎时